



最后的 渝铁村

□李秀玲

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细雨如毛，沾在鼻尖上，空气中带着几分潮润的湿气。这样的日子，适合怀旧。

菜园坝火车站停运封闭改造后，旁边的渝铁村也即将拆迁。随着退休的老铁路人周安晋的脚步，我们走进渝铁村，探寻它的故事与曾经的辉煌。

渝铁村是因为挨着重庆火车站铁路线而得名。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重庆铁路分局在这里先后修建了50多栋职工住房、三栋办公楼、一栋铁路公寓、一栋铁路公安办公楼。这里的原生居民也多数是铁路员工。

从火车站进入渝铁村，有一条长700多米宽5米左右的小路，曾经是周边居民的菜市场。小巷一侧是山城饭店，另一侧是一堵长长的院墙，里面就是菜园坝火车站的售票处。如今，只有一个副食店、小面馆和一家修鞋匠，副食店、小面馆是一家人所开。

渝铁村曾经是最繁华最热闹最喧嚣的街道。背囊鼓鼓、脚步匆匆的旅客，穿着整齐、昂首迈步的列车员，热情揽客的小摊小贩和住宿店老板……人间百态都在这里尽情上演，真实、混乱，各自有序但又矛盾地混为一体。

行人稀少的街上，周老师试图寻找旧人，正好碰见一个手提艾草往里走的男子，他试着打招呼，对方也认出了他，是在这里曾经摆过摊的皮鞋匠。当年，修皮鞋是正儿八经的正业。

那时年轻的皮鞋匠如今已步入老年，头发稀疏，身材也不复当年笔直挺拔，他与我们边

走边聊，熟悉地穿过七弯八拐的小路，到了自家的楼前，挥挥手登上楼梯。这栋楼和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楼房一样，墙皮脱落，角落杂草萋萋，丢弃的杂物随处可见，可皮鞋匠早已司空见惯，不像我四下打量又小心翼翼。

上坡下坡、拐弯转角，周老师带我们经过了铁路幼儿园、重庆客运站的办公楼和铁路公寓。铁路幼儿园大门紧锁，门口左边的“铁路幼儿园”招牌只剩下一个黝黑的“铁”字，几只流浪猫在里面，远远地盯着我们。而办公楼默然矗立，颓败破旧，楼内早已空空如也。六层楼高的铁路公寓，楼道漆黑，蛛网密结，宣传栏上展示着过时的照片与信息，那些照片里的人，满带笑容、眼神发光，洋溢着时代的气息与光芒，但终究是挂在墙上的过去式了。

周老师又遇到了一个老同事，在这里的征收办公室值班。很瘦的个头，花白的头发，白衬衫扎在黑色的西裤里，似乎还有种当年穿制服的飒爽气质。许是很久未见曾经天天见面的同事了，他跟着周老师，絮絮叨叨地叙说着故人旧事……

跟着周老师，我们穿过一条窄窄的小道，大概有400米长，左边是高墙铁皮挡住的火车站，右边是一排排家属楼，修建的时间不一致，风格也不一样，有青砖房、混凝土房。

我仰头，青砖房堆砌的造型还真好看，墙体夯实紧密，过道处走廊的青砖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许多空心的图案。当年，许多小孩子就是透过这里看见对面的绿皮火车抵达站台或是离开站台，那庞然大物是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既害怕又带有盼望，爸爸妈妈会

一场相声专场演出，走出剧场后已是晚上10点，10路车早已收班。那时候街上出租车很少不说，而且就我每月的工资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打车的想法，只好闷着头走向大石坝。越往前走两边越漆黑无边，就像在朝着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走去，心头越走越紧张发怵。刚走到松树桥，就听到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小心翼翼地回头去看，在一道明亮的电筒光映照下，一个人影快步朝我走来。尽管我此时心虚得不得了，但从他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我判断他一定不是一个图谋不轨的坏人，于是就远远地招呼他：“师兄！师兄！”20世纪80年代在重庆男人与男人之间更习惯把对方叫着“师兄”。

那人在黑夜中听到有人叫他，起先也是吓了一跳，我看见他迅速收住脚，并且边往后退边敏捷地从身上迅速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举在胸前，直问我：“干啥子？你要干啥子？”后来我才看清楚他掏出来的是一把裁缝的专用剪刀，原来他住在石门，在观音桥一家街道办的缝纫社上班。

那人长得矮而结实，我隐约地看到他手臂上的肌肉一棱一棱的轮廓十分分明。我先是给他看我的工作证，然后向他说明想和他结伴回家的目的。他略顿了一下，点燃我递给他的香烟并且深深地吸了一口后，才用他拿着剪刀的手朝前面挥了挥说：“走嘛。”

话题重新回到我第一次走在红石路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大概在现在花卉园大门对面的位置，我看见一块让我沉闷的心终于有点为之一振的

从那里走出来，带回来好吃的糖果与好玩的玩具。透过青砖的空隙，可以等到爸爸的身影，还有妈妈急切脚步声……

楼房的进口通道已被封住了，大门也被锁住了，过去的时光统统被锁在里面，老房子承载了太多的往事，散发出腐烂的陈年旧味。

行过破旧楼房，行过野草丛生，一块路牌竖立在一旁，渝铁村三个大字在上，下面是两头连接的地名，往左是南区路，往右是王家坡新村。我们朝着右边一直走到了路的尽头，街的尽头、村的尽头、楼的尽头，爬上一座小山坡，往下望去，看到长长的站台、铁轨，绿皮火车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气势巍然，似乎只要有人召唤或者哨声响起，它们就能立刻长啸，抖落岁月的尘土，奔赴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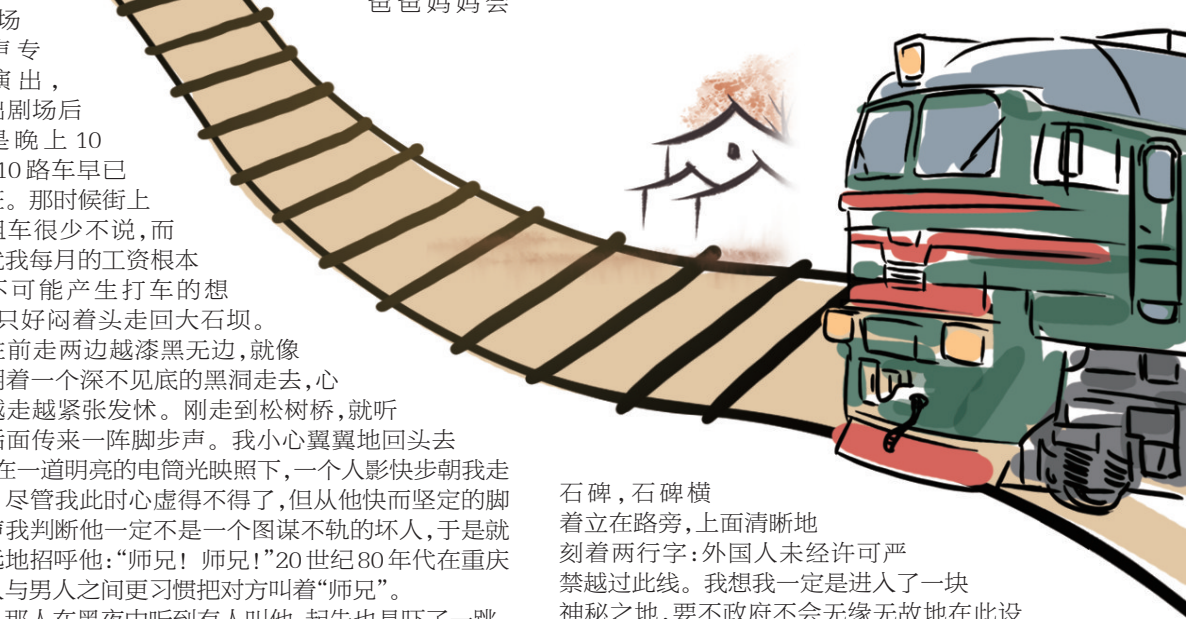
站在山坡上，回望来时的渝铁村，目光所至，人与事与物皆已荒芜。

周老师一直在拍照，我感慨地对他说：“这里，适合偶尔怀念，不适合留恋。”他点点头，整洁的白衬衫依然一尘不染，但脚下穿的皮鞋上早已沾满淤泥与杂草。时间推动着人们向前走，而怀念则是让人坐倒车往后可也只是怀念而已，走出去的人再也无法融入这里。而还住在这里的人不是因为留恋，而是因为这里是他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回来的途中，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从我对面的梯坎上颤巍巍地走下来，侧着身子，动作迟缓，全身的力量都在那根拐杖兼板凳上，好不容易看他走到平路上，我不禁长长出了口气，有股说不清的压抑在我的胸膛处。短短几坡梯坎，他似乎用了一生的力气来行走。

几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从我面前嬉笑着跑过，笑声和呼喊声划破了渝铁村的沉寂。对他们来说，渝铁村是此时的家园，是长大后脑海里或许会存留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



石碑，石碑横着立在路旁，上面清晰地刻着两行字：外国人未经许可严禁越过此线。我想我一定是一块神秘之地，要不政府不会无缘无故地在此设置这样一道“屏风”。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再往前走有包括我们单位在内的两家军工厂，那时候军工企业在百姓心中是很吃香的，以至于后来我每次自由来回越过此碑时都要发自内心地升起一种自豪感，更为准确地说就像出入自己家门不受任何限制一样，心中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得意。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红石路的第一次硬化改造，城市也开启向郊外扩展的步伐，以至于红石路的名气也逐渐被沿线的地名或建筑所肢解淹没。比如人们开始习惯叫海关、外贸大楼、花卉园、大庆村、蓝箭宾馆……还有那块横卧在路旁，令我无数次自豪和得意的石碑，也不知是在哪天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这一点更是让我遗憾了很久、很久。

（作者单位：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红石路记忆

□秦维

如今，居住在江北大石坝、石门和盘溪一带的人，基本上都不提甚至淡忘了“红石路”这个名词了，然而红石路给我留下的记忆却难以抹去。

红石路主要是指红旗河沟到大石坝这一段路。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前卫仪表厂，同学们都羡慕我分到了大城市。然而，就在我从观音桥江北公寓（现观音桥重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上10路公交车去单位报到的路上，却一路走一路失望，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街市，就是同学们羡慕的大城市。

车刚出站，左边映入眼帘的是店名由已故画家晏济元先生题写的观音桥商场，这栋大楼当时在观音桥地区除江北商场外，应该算是最有气魄的建筑了。往前走就到了鹅子丘，放眼望去，鹅子丘那一大片农田中一棵长势歪斜的黄葛树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了农村，特别是看到马路边几间有些龟裂的农家土墙上用石灰水写的“打气、补胎、加水”字样后，就知道我已进入了城乡接合部。再往前走就是下雨一摊污水的红旗河沟，朝右是金紫山，朝左便通往大石坝、石门、通用厂、江北农场和大竹林一带，也可以说是红石路的主路。

车到此地已看不到楼房，满眼全是田野和农舍，间或还能看到一条黄狗在田埂上漫不经心地走走停停，或者立在原地冲着如哮喘病犯了一样的10路车狂吠几声，完全没有了城市的痕迹。

我坐在公交车里沉闷着，我甚至听到了有朝一日同学们来访时看到周遭一片苍凉后的讥笑声。公交车在满是碎石和黄土的路上一边嚎叫一边坚定地向前开去，不一会，怀抱着小巧的粉色售票箱的售票员再次例行公事般提醒乘客：“松树桥到了。”

松树桥是渝北区离主城区最近的地方，拿现在的话来说叫桥头堡。不过那时候的渝北区还叫江北县，松树桥既是公交车的站名也是此地的地名。

说到松树桥，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我也必须说一说。有一年夏天我在市歌舞团旁边的嘉陵江影剧院听